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之五

紧要军情

孙景瑞 蒋荣增 著



5

北京文艺出版社

I247.5

3012

3

孙景瑞 蒋荣增 著

紧要军情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之五

北岳文艺出版社

470093

紧 要 军 情

孙景瑞 蒋荣增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1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5378-0011-1/I·11

书号：10397·186 定价：2.10元

这是一部反映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1984年华北某地“长城”大演习前夕。某部红军团副团长魏国才潜心钻研，大胆改革，提出了一整套军队改革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军防御作战方案。而副团长孟德发则出以私心，打击排挤魏国才。并通过因循守旧的师长王永福否定了魏国才的方案。由于魏国才坚持斗争，终于赢得了军和军区首长的支持，一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方案在炮火与硝烟中走向战场。

书中既有别有情趣的军人爱情生活描写，又有对部队中不正之风的大胆揭露，更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军事知识介绍，与主线穿插其间，相得益彰。

繁荣军了题材文学
提高人民精神境界

为《现代军了题材说丛书》题

马列主义

一九八二·元月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序

刘白羽

丙寅年岁末，当我得知北岳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而且今后还准备继续出下去，这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一家地方的出版机构，能以这样高的热情，投入如此艰巨的劳动，来扶持和发展军事文学，不能不说是令人钦佩的壮举，需要真正具有社会主义出版家的远见与气魄。因此，当出版社编辑来约我这个从事军事文学工作几十年的老兵为这套书写一篇短序时，我也就欣然从命了。

我历来认为，军事题材文学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气质，起着一种烛照与撮英的作用。在军旅与征战的风尘中，浸溢着社会最深广的悲欢离合之情，凝结着人类最明亮的睿智智慧之光。在欧美，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在苏俄，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在我国，从《左传》、《史记》，到《三国》、《水浒》；从刘、项的《大风歌》、《垓下歌》；到历代的边塞诗词，其间多少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养浩然之正气，宣风声于不泯。历史上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常常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概括与一个民族的灵魂写照。

我国的新的军事文学，正是在我们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浸润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改变与创造着中国的历史，也培育与生长起无产阶级的新的军事文学。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文学同广大民众的命运与呼吸最为契合，同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成败攸关相共，因此，我们的军事文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文化新军的一支劲旅。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新的军事文学的最为鲜明的特征。尽管在这个新军事文学的初创期，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存在许多幼稚与缺陷，但是它仍然给我们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特点与优长，例如军事文学作品中常常流贯着的隆重的使命感与深沉的历史感，就是我们所决不应抛弃而应当加以发扬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军事文学开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文学有可能来回溯与咀嚼我国人民的辉煌的革命历程。军事文学的园地陆续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日》、《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铜墙铁壁》、《苦菜花》、《党费》等等，显露了我国军事文学初步繁荣的可喜景象，也展示了军事文学发展所具备的深厚的土壤与根源。尽管在这个阶段上的文学作品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仓促感与粗疏感，却是给我们的军事文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树立起一块结实的文学的界碑。充盈在军事文学中的新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成为我们新的军事文学的神圣灵魂的结晶。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使刚刚开始走向成熟的军事文学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与毒害。它的一个恶劣的后果是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内伤与外伤。只有在党领导全

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党篡权的各项倒行逆施之后，全国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的军事文学才获得了复兴和发展的条件，才有可能重整旗鼓，在振兴我国独特的军事文学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正确方针，举国上下正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创造性的努力。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获得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军事文学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了，涌现出一大批很有活力的文学新人。普遍的素养提高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进入文学活动的基点都远比过去要高得多，审美水准比过去提高，思考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军事文学创作质量提高的基础。由于开放所带来的对于世界各国文学的了解与借鉴空前的活跃与丰富起来，有利于我们汲取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优长，创造自己的更有魅力的艺术珍品。

军事文学几年来的奋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有质量的、为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好的创作势头，正在向着开发与创造优秀的长篇巨制与史诗性的作品进军。形势在呼唤着我们的军事文学奉献出自己的概括一个时代的史诗性巨著。我已预感到我们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都包括在内），正在向着这一辉煌而诱人的前景去坚实而艰苦地攀登。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北岳文艺出版社规划与出版这套《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是非常及时的。我祝愿这套丛书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祝愿它在发展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的里程

上树起一块块的丰碑…

丙寅年腊月十五日于北京红霞公寓

目 录

- 第一章 三个战友的酒杯碰得叮当响……………(1)
- 第二章 军营的夜晚静悄悄……………(26)
- 第三章 是非之间……………(52)
- 第四章 会议难以继续进行……………(88)
- 第五章 一个新的战法被扼杀……………(115)
- 第六章 她浑身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快乐……………(149)
- 第七章 他等待着的好象就是她……………(172)
- 第八章 桎桎杈杈的小树正在成长……………(198)
- 第九章 军长的保密电话响了……………(230)
- 第十章 创新是胜利的前兆……………(255)

第一章

三个战友的酒杯碰得叮咣响

已是入秋以后的天气。漫卷长城内外的一场暴雨终于过去了，天空显得格外晴朗。接连几天没有露面的太阳，把光线尽情地射向燕山山脉；峰峰岭岭，象是用水洗过一般，呈现着无尽的青翠，无边的葱茏，绵绵不断地伸展开去，仿佛一条巨大的苍龙，横卧在北国的大地。

燕山脚下，雨水汇聚的某师养鸭场，池塘满澄澄的，溜边溜沿儿。一群群肥嘟嘟的燕山白鸭，欢乐地戏水觅食，互相追逐，好象朵朵白云坠落水上；“呱呱呱呱……”的叫声，给幽静的群山增添了浓厚的生趣。

忽然，雨水冲刷过的山沟里，闪出几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个个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哈腰曲背，悄悄地溜到芦苇编织的篱笆跟前。一个灵巧得象猿猴似的小伙子，敏捷地爬到一棵垂柳上，手搭罩棚，两眼贼鬼溜滑地向四周张望着。另一个小伙子趴在篱笆下边，打开小提包，抽出一根镀镍钓竿，胳膊一扬，绳子顶端的套圈便准确地套住了一只游近岸边的白鸭。那鸭子还没有来得及叫一声，就被拉上了岸。小伙子伸手拧住鸭头，往翅膀

底下一掖，随手递给了身旁一个梳着鸡尾发的姑娘。

“哥儿们！看着点儿！”套鸭的小伙子回头得意地一笑，对伙伴们说，“我再示范一遍！往后，可不能老是叫我亲自动手啦！”

说完，他又朝着不知岸边有危险而正在游近的一只白鸭瞄了瞄，再次甩出了套绳。另一只肥大的白鸭也落进了圈套。

“套鸭能手”将套竿交给身边的一个小伙子，然后，他又着腰，站在旁边一边指点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香烟，刚要点火，突然柳树上发出一声口哨。接着，那瞭望哨压低声音喊道：

“头儿，场部来人了！”

梳着鸡尾发的姑娘，怀里抱着两只鸭子，象是抱着两颗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向正在点烟的小伙子紧张地问：

“哥哥，怎么办？”

哥哥没有吭声，迅速地朝场部观察。

场部那边，绿树荫中，隐隐约约地露出几排红砖房。果然有个穿军装的人，穿过金波翻滚的稻田，沿着堤埂快步向这边跑来。

“Retire（撤）！”“头儿”果断地一挥手，来了句英语。

命令一下，小青年们撒丫子就往山坡上一片树林里跑去。树林里藏着自行车，他们一人一辆，推到山间公路上，飞一般地驰去。

小青年们顺着公路骑了一会儿，以为已经进入安全地带，便下了车，拐进一个既隐蔽，又僻静的山垭。“头儿”右手一举，又用英语发出号令：

“Stop（停）！”

小青年们个个头上冒着热汗，累得呼呼直喘，放下车子，赶快到小溪边去洗脸。然后，有的宰鸭去毛，有的拾柴点火，忙碌起来。姑娘从彩条包里拿出一块天蓝色塑料布，铺在草地上，又

摆上了啤酒和桔汁。曾担任瞭望哨的小青年把一架声宝牌收录机摆在一块青石上，“咔嗒”一声按下了“Play”键。顿时，山间响起了喧闹的迪斯科舞曲。

“头儿，咱们跳起来吧！”担任瞭望哨的小青年说罢，扭动了腰肢，迈开了舞步。

“忙啥，先吃呀！嘿，胜过全聚德喽。”“头儿”望着熊熊篝火中烤得吱吱流油的肥鸭，得意地说。

“还是慢点吃吧，小心烫了嘴。”随着这突然飘来的声音，山坡上闪出一个人来。“头儿”一惊，瞪目一看，只见那人中等偏上个子，穿一身已经褪色的军衣，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脸孔虽然瘦削，但黑里透红，显然是被阳光晒的；眼睛射出的光芒，好象两把利剑，烁烁刺人。片刻，军人指着烤熟的鸭子，威严地问道：

“这是哪里来的？”

年轻人面面相觑，无人回答。

军人向前跨了两步，又追问一句：

“这是哪里来的？”

“头儿”打量了一下来人，也不示弱地朝前走了两步，挑战似地问道：

“你是哪个庙里钻出来的神儿？管得着吗！”

“你们偷了我们燕山养鸭场的鸭子，我就是要管！”来人理直气壮地回答。

“偷？嘿嘿！”“头儿”蔑视地冷笑着，“睁开眼瞧瞧，鸭子上哪儿写着‘燕山养鸭场’？你别诬赖好人！”

站在“头儿”身边的几个小青年，个个歪着脖子撇着腿起哄，又是讪笑又是吹口哨，七嘴八舌地说：

“你要想吃烤鸭，好说，何必诬赖人呢？”

“今儿个真是晦气，碰了个丧门星！”

那军人恼怒了，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跟我到派出所去！”

“派出所？”“头儿”扭转脑袋向小青年们怪笑着问，“哥们儿，咱们有工夫奉陪他吗？嘿嘿……”

“没工夫！”小伙子们笑成一片。

军人皱了皱眉头，一边上前取烤鸭，一边讥讽地说道：

“对不起，那我先把赃物带走了！”

“你不能拿！”“头儿”急忙上前阻拦。

“这是你们犯法的证据！一定要拿！”

“拿？”“头儿”朝四周扫了一眼，壮起胆子，举起拳头，蛮横地说：“你想拿吗？先问问它答应不答应！”

军人好象根本就没有把小伙子的拳头放在眼里，仍然伸手取鸭。

“头儿”一看下不了台，挥拳就朝军人脸上打来。军人眼疾手快，甩头一闪，小伙子扑了个空。“头儿”恼羞成怒，又挥拳扑了上来。军人不动声色，顺手牵羊，轻轻一拽，把小伙子摔出去三四米远，来了个嘴啃泥。

“你敢打人！”小青年里传出一个女人尖细的声音，“瞧姑娘奶奶的！”

军人顺着声音一看，只见窜上来一个梳着鸡尾发的姑娘。她敏捷地提膝亮拳，上步旋风脚，又来了个探身扣拳，转身穿掌，直身前扫，一招一式，准确灵活，蛮有功力。一看就知道是正经学过几天武术的。军人不敢轻视，赶紧认真招架，你来我往，只几个回合，便又占了上风。

姑娘一见自己不是对手，急忙跳到圈外，朝后边的伙伴们一招手，命令似地喊道：

“哥儿们！愣着干么？上！”

五六个小伙子应声一拥而上，把军人包围在当中。

这时，“头儿”浑身泥土，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往前冲，一边威胁地喊：

“当兵的！今儿个叫你走着过来，爬着回去！”

小伙子们个个横眉立眼，躬腰曲背，扑上前来。

军人十分沉着，等大家离近一点，猛一转身，先挥拳把背后的一个出其不意地击倒，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即抬起右腿，来了个倒踢，又把一个小伙子踢倒在地上。几乎是同时，再一个扫堂腿，将两个小伙子扫趴在地上。只剩下“头儿”和“姑奶奶”赶紧后退，已经来不及了。军人一个箭步，两手抓住“头儿”，呼地举过了头顶，吓得“姑奶奶”眼睛一闭，扭头就跑。被打倒的小青年们一个个爬起来，惊慌地往后退，谁也不敢靠前了。

军人放下举过头顶、吓得发昏的“头儿”，蔑视地笑了笑，招呼：“上啊！快上啊！怎么不敢上啦？……”

“头儿”一瞧这个当兵的不好惹，悄悄地提起了收录机，又用英语命令伙伴们撤退。

年轻人个个惊慌地奔向自行车，烤熟的鸭子只好“牺牲”。

“头儿”一边推着自行车走，一边回头虚张声势地喊：

“当兵的，等着吧，山不转水转，咱们后会有期！”

军人凝视着这帮年轻人狼狈离去的背影，心里丝毫没有得胜者的欢乐与自豪，反而涌起了一股忧虑和痛楚的思绪，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二

得了胜的军人找了根树棍，将烤得油汪汪、黄焦焦的鸭子，两头各挂一只，挑在肩上，迈开大步，沿着山路回养鸭场去。没

走多远，忽然，叮铃铃，叮铃铃……”背后响起了车铃声。他往旁边横跨一步，让开了路。可是，自行车反而停住了，接着，传来一声惊喜的呼唤：

“魏国才！”

被唤做魏国才的军人急忙回过头去，见是红军团一营营长，惊喜而又颇感意外地道：

“李昌顺！你怎么上这儿来啦？”

“来找你呀！”李昌顺长得胖呼呼的，满脸络腮胡子，也穿一身半新军装。他见魏国才挑着两只烤鸭，又打趣地问：“你这个‘鸭司令’，又搞什么名堂？”

“唉！”魏国才深深地叹了口气，把小青年们刚才偷鸭子的事说了一遍，不禁感慨：“打倒‘四人帮’整三年啦，还这样无法无天！你来得正好，我请你吃烤鸭！走，到家去！”

魏国才与李昌顺来到场部，把鸭子交给会计过了秤，付了钱，才又带着李昌顺往家走。他住在家属院第一排房的顶头。两人来到家门口，一个穿着花褂子的小姑娘从屋里迎了出来，一见李昌顺，便朝着院子大声喊：

“奶奶，来客人了！”

“莲花，我可不是什么客人啊！”李昌顺亲昵地笑着，摸了摸小姑娘满头黑亮的头发。

院子里种满了绿油油的蔬菜。有一位大娘正在摘大耳朵扁豆。她就是魏国才的母亲，听到小莲花的叫喊，老人忙伸手分开扁豆叶子张望了一下，见是李昌顺，立即亲热地招呼：

“是老李呀，你可有日子没来了！”

“唉！当兵头儿，哪儿比得上国才自由！”李昌顺说着又笑嘻嘻地问候，“您老身子骨儿好吧？”

“好！”魏大娘一边提着菜篮子走出扁豆架，一边笑着回

答，“我这没用的老婆子，身子骨儿倒还特别结实！”

“大娘，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昌顺也笑道，“您身子骨儿硬硬朗朗的，是国才的福！”

李昌顺一边跟魏大娘说着话，一边顺手摘下一片扁豆叶子，放在左手攥成的圆圈里，弯腰给小姑娘看了看；然后，他张开右手，使劲一拍，象是放了一个鞭炮，逗得小姑娘咯咯地笑。

“李伯伯，快进屋去吧！”小莲花拉着李昌顺的手往屋门口走。

李昌顺进了门，见外间屋子里，摆着一架大沙盘，两个高大的书架和一张单人床。书架上面插满了书，绝大部分是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还有一些军事题材小说。窗前的桌子上，堆放着军事杂志、资料卡片和笔记本。满墙上张贴着军事图表。在李昌顺看来，这小小的屋子，与其说是卧室，倒不如说是作战室。

李昌顺被这景象吸引住了，翻翻这个，摸摸那个，朝魏国才不解地问：

“老伙计，这些玩艺儿你还没鼓捣够呀？”

魏国才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李昌顺又象发现了什么奇珍异宝，从桌子上拿起一本英语广播教材，翻了翻，不以为然地笑着说：

“嘿！你还学起这曲里拐弯的洋文来啦！”

“他呀，白天管鸭子，晚上管这个。”魏大娘捧着茶壶，走进门来，嗔怪地说，“就是不管有没有媳妇！……”

“妈，您又……”魏国才打断了妈妈的话。

“大娘！”李昌顺开玩笑似地说，“现在是提倡晚婚嘛！哈哈……”

这时，小莲花跑了过来，伸出小手端起茶壶，给李昌顺斟上茶，天真地说：